

牛背上的娃

□定远县桑涧小学 陈友刚

朦朦胧胧的天空下，远近横着几户萧索的人家，田野一片苍茫的冷黄。山坡上的小树林边，草儿多数早已枯萎，只有那些草从中原先膘肥体壮的“大汉”腰部以下还留下淡淡的绿色，显露出生命的顽强和与命运搏击的力量。几只无精打采的小羊啃咬它们垂死挣扎的躯干，毫无怜惜地在榨取它们身上仅有的营养。树林中的树木，在萧瑟的秋风中，宛如一位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哆嗦着，站立着。在枝丫上孤寂的几片黄叶百般无聊地低着头沉思着，大概在考虑自己未来之路将去何方？还是在聚精会神地思索，怎样呈现作为强者的美丽荣光呢？

随着一阵牛铃响，打破深秋的沉寂。山坡上出现了一个不断运动的身影，走近才发现那是一头健硕的水牛和牛背上的娃。这娃每天这个时间总是准时出现在这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没有人问过为什么。由于他自幼就放牛，现在仍在放牛，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牛娃。

牛娃和健硕的水牛在秋天的旷野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他小小的身子显然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，蜡黄的小脸上只有一双茫然的眼睛，透露出他还是个孩子的信息。那干巴巴、爬满伤痕的小手和蓬乱的头发看上去又似乎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。牛娃很少和别人说话，当有人调侃他时，他总是默默地躲开。可是谁也不知为什么，每个傍晚时分他总是和他的牛儿准时来到此处小树林，不愿离去，还不时地向树林边的石子路上张望一下，好像在期盼着什么。

这一切并不美好

在冷冰冰的晚霞下，这条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显得格外悠长，伸向牛娃想去却无法到达的地方。突然远方路的那一头传来了孩子们的打闹、嬉笑声。牛娃恍如从梦境中惊醒，站直那瘦小的身躯，昂起头来，眼睛也放出了异样的光彩。那是一群和牛娃年龄相仿的孩子放学归来。他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童稚的欢笑，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可爱。牛娃盯着这群孩子，眼睛里时而充满兴奋，时而又有点忧伤。孩子们越来越近了，甚至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和呼吸声了。牛娃猛然牵着牛，像受伤的野兔见到老猎手似的向树林里“逃”去。他知道他羡慕的学生们将会“给”他什么样的“礼物”。他幼小的心灵已承受了无数次的“讥讽”，各种让他伤感的语言深深地刺入稚嫩的骨子里。他害怕了！可是每当傍晚时分，他还是鬼使神差般的到来，盼望着这群使他害怕又让他羡慕的学生们早点出现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他也不知道！牛娃多么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！他知道那只是一种彩虹似的梦，可是他内心仍然这样执拗地想。

牛娃望着落日的余晖，照着那群孩子的背影慢慢远去。才牵着牛偷偷地从树林里溜出来。他把牛牵到山脚下的小溪边，牛儿在泛着涟漪的小溪中一次喝个够。小溪呜咽地流淌着。从古到今，从辽远的过去流向那茫茫然的未来。牛娃看着溪水中的夕阳，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牵着牛向家奔去。他来到了一座破旧的草房前，把牛栓好。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啊！远远望去宛如一个长满草的坟墓。矮矮的墙壁周围用木棍撑着，仿佛一位高龄的老人拄着拐杖，在风中抖擞着，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。两个小窗用镶着花边的塑料袋蒙着，在冷风的“调戏”下，不时发出刺耳的“呼啦”声。一扇缺了几块木板的小木门，也有节奏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呜咽，屋顶上的草被风吹得零乱地躺着，等待时机准备随时逃离似的。

一切显得如此凄凉

牛娃刚来到门前，屋里传来女人的声音。此声音低沉微弱而不苍老。女人呻吟着问：“是牛娃吗？”“是我，妈妈！”牛娃回答。“你渴了吗？妈妈！”牛娃问，“不渴”，妈妈有气无力地说。牛娃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总会这样回答，自从妈妈生病以后，柔婉似水的声韵，娇羞如花的脸庞不复存在，原本贫困的家更不像样了。爱吃、爱赌、爱打人的爸爸再也没有回家。牛娃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些到底都是为什么？由于爸爸的不良嗜好，家里一贫如洗，债

台高筑，饭都吃不饱，别说给妈妈治病了。妈妈得了什么病，牛娃还小，不知道！他只知道妈妈病很重，不能下床，总不见好。妈妈经常躺在床上流泪，牛娃也跟着哭。但后来牛娃好像突然长大了许多。瘦小的牛娃对妈妈说：“妈妈别怕，我养活你。”自那以后，小小的牛娃再也不在妈妈面前流泪了。所有的痛，所有的苦，所有的怨都深深地埋入那幼小而倔强的内心，他知道他应该坚强。

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总有撑不住的时候。

有一次，牛娃学着大人的样子到村外的水井里挑水。他挑着两只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水桶来到井边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打了两半桶水，用那枯干瘦弱的身体挑起，吃力地往家走着……牛娃感到整个身子就要被压塌了，但他还是咬紧牙，用那吃不饱饭的身躯硬顶着，如同刚学步的孩子向前颤抖着，挪动着，颤抖着，挪动着……终于要到家了，正当牛娃高兴时，刚进门，右脚踩到左脚上破烂的裤脚上，一跤摔倒，水洒了精光，牛娃的嘴重重地磕在水桶上，顿时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。不知是心疼水，还是磕得痛，牛娃大声哭了起来。妈妈见此情景，急得从床上爬下来，抱着牛娃泪流如注。可怜母子俩无助地哭了一夜，用呜咽哭诉这世道的不公，用泪水洗刷着心中的委屈！

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

后来，好心的邻居为了帮助这可怜的母子，让牛娃给他们家放牛，他们供给牛娃和妈妈的粮食。从此村里就有了一个叫牛娃的孩子，每天都默默细心地照顾着牛儿，牛儿越来越健壮，牛娃却依旧瘦弱。但细心的人们发现，这孩子那双带着几许淡淡的忧郁的眼神里，却增添了令人思索的力量。

雨润二月

□郑 怡

早春二月，沿江江南，雨水丰润。我坐在窗前，透过玻璃窗，看那细细的雨，温婉秀丽，轻轻地飘落，雨点轻柔地敲打着飘窗，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。你瞧，田间的油菜、麦苗吮吸雨水，使劲疯长，农人趁雨施肥，喝饱了养料的油菜，三三两两地抽出花蕊，次第绽放，耀眼的金色抢占春光。麦苗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努力地孕育、拔节、饱满，将翠色迸发。红梅情不自禁，悄悄地撑开精致的小伞，羞红的面庞，宛如新娘掀开的盖头，决心红艳一生一世。

细雨如丝，清丽曼妙。看，大街小巷，三三两两的男女，手撑雨伞，悠闲地漫步，将新年的愿望与期盼在雨中挥洒。聆听细雨，将一缕清新拥抱。在乡村，温婉的雨，拉近乡亲们的情感，就着雨，大家把一丝清闲浓缩成一股乡愁，串门、聊天、喝酒、谈情说爱。

记得小时候，正月里，早春，风料峭，雨如缎，杨柳吐绿，小草冒芽。村子里时兴请客吃饭，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，挨家挨户地排队请，一般都是家主参加。每到一户，好客的主人们拿出最好的酒、菜招待大家。轮到我家请客，母亲天没亮就起床了，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，同样把家里也弄得锃亮。再把五香蛋烧热，炒米糖、芝麻糖分别放在茶碟里，整齐地摆在桌子上，等待乡亲们的到来。上午，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，远远地，大黄布伞和土红色的油纸伞在雨中，就像盛开的奇葩，伞下是一张张黝黑、厚实的笑脸。到了家门口，一阵寒暄，父亲招待大家进屋就座，喝茶、聊天，大家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喝酒时，开心起来，大家划拳，谁赢谁输，都在酒中。等大家吃好喝好，又是一阵客套，便纷纷走进雨中，这时，

乡亲们是一步一回眸，醉酒的面庞，含情的双眸，就像被雨吻过的茶梅，生动、憨实。在这个二月，在这多情的雨中，东部新城的公路上，几乎每隔几天就会迎来接新娘的车队。一辆辆红色、白色、黑色的轿车，身上扎着鲜花，细腻的雨温柔地舔吻，摄像、拍照，一股股清新的浪漫婉约演绎。新郎捋捋新娘的秀发，新娘理理新郎的领带，无限甜蜜尽是风情万种。在这个雨季，我家闺女也在故乡圆满地举办了婚礼和回门酒宴。那天，温润的雨，娇羞羞地下了一天，女儿、女婿风采照人，自己主持，自己圆场。满堂的宾客，喜气洋洋，喝酒、祝福、幸福和喜悦流淌在宴会大厅，温馨浪漫，足足让细雨停止呼吸，醉入新春。雨，淅淅沥沥，打起背包的游子，抱紧一怀梦想，再次踏上新程；雨，化为一条条小溪，流过高山，流过田野，流过人们的心房。润物无声、清新柔丽。

“票证”记事

□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李 伟

说起“票证”年代，相信许多人对它并不陌生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带着人间温馨和情结的“票证”年代，仍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，让人感到一股浓浓的怀旧之情。一个个春花秋月的轮回，盘结成一道道凝重的年轮，在那个惊心动魄、多变的年代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购物一律凭“票证”供应。粮票、油票、煤票、布票、肉票、豆腐票等在那个年代应运而生，那时，大家一旦发了工资，家家户户都要把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等筹备齐了，其它开销就不重要了。

那个年代，城市和农村有着天壤之别，城市居民生活享有许多优惠，靠一份工作和工资过日子，过着逍遥舒畅的生活，而农民，靠的是一亩三分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靠庄稼收成养家糊口而生存。那时，许多农村人渴望挤进城市，那个年月，如果能为农村人解决一个农转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，那个年月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和际遇都有所不同，犹如一首由各个年代组成不同的歌，每一个“音符”都带有时代的烙印，让人回味，令人感慨。五六十年代，那时工作都有组织安排，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，要求“我是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大学毕业要求“一颗红心，两手准备，服从祖国召唤”。在用人选择上，个人才能被放在了第二位，政审则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。

记得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，工厂停工、学校停课，此后，广大“知青”响应毛泽东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”的号召，背上行李上山下乡到农村去“插队”。我的姑姑赶上了那个年代，也是“知青”中的一员，那时的农村一片荒凉，农民生活贫穷节俭，小姑到农村“插队”后，和农民同吃同住，住在简陋的土墙草屋里，生活极其艰苦，样样农活从不会到学会，起早贪黑忙农活，一天挣的工分只有几毛钱。那时，上大学、招工、进城要靠推荐、审批、政审，那时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到农村“插队”后要想招工回城很难！小姑在农村一待近六年。

我的童年是在一所小学校里度过的，虽然没有赶上上山下乡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学业或多或少受到过影响，印象最深的是“票证”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“票证”伴随过我的童年成长，有过一段浓浓的情怀。高中毕业后，大学校门与我失之交臂，起先当过几年代课教师、待过业、做过临时工。为了出路，为了生存、只好摸爬滚打去适应这个社会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，靠着毅力去打拼、谋生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城镇出现了大批“待业青年”，为此，政府开始支持个体经济发展，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，从事零售、修理、餐饮等行业的“个体户”如雨后春笋，从而开始改变了城镇街头巷尾的面貌，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招工，以工代干，借调开始显现，工厂里出现了“技术能手”，工资单里出现了奖金，“人才”一词开始广泛使用，人才交流中心应运而生，体制的转变催生出无数的公司。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旧有人事体制的局限早已被打破，停薪留职或干脆辞职下海经商的人也逐年增多，这时，统购统销在全国各地结束，“票证”年代也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的年轮一圈一圈重叠，建国七十年来脚步声犹如一首由不同“词汇音符”组成的歌，每一个“音符”都带有时代的烙印，每个年代都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，经历过漫漫长夜和一波波人生磨难，留下记忆，让人回味、令人难忘。

芳 华 □蚌埠三中 徐朝阳/摄